

十多年前,我的案头新增了一套中华书局线装本《资治通鉴》,之所以要添置这套书,完全是出于深藏内心挥之不去的“通鉴情结”。爱《通鉴》自然就会痴迷司马光,所以洋洋40册《宋史》中我最为熟悉不过的就是那篇《司马光传》。

司马光耗费毕生心血打造这部“历史教科书”,其初衷是为当朝皇帝提供以史实为依据的借鉴,使之趋利避害,避免重蹈前车覆辙。《宋史·司马光传》对司马光修史的艰辛历程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这部《通志》就是《资治通鉴》的雏形。“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神宗继位后,对司马光的修史工作更加关注,对司马光开放全部皇家藏书供其利用,“数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书成后,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治国理政莫大焉,于是定名为《资治通鉴》,并“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正是神宗亲自撰写的这篇序言,使这部书在后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免遭毁版厄运。有意思的是,金灭北宋后,南宋统治者痛定思痛,认为北宋灭亡的根源在于王安石变法,于是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又重新被奉为圣贤,配祀孔庙,《通鉴》又变得红火起来,成为皇帝的枕边案头宝典。

被梁启超称为“皇帝教科书”

“通鉴家族”那些事儿

——从《宋史·司马光传》说开去

□汪微

的这部《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战国三家分晋到五代十国长达1362年的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其中大部分篇章并非出自司马光的手笔,司马光所担任的角色只是编纂,他和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带领一批精通文史的写作高手,在19年时间里细细打磨成这部长达294卷的皇皇巨著,司马光领衔总其成,亲自把关润色,并撰写了其中一部分篇章以及标以“臣光曰”的二百多段史论文字。《通鉴》格局宏大,内容翔实,体现了司马光严谨的治史态度。他对一些重要史实往往要用好几种材料来进行佐证,对于史料中说法不一致的地方详加推敲考定,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力求给出让自己,也让读者最为满意的表述。所以这部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深邃独到的史学眼光,总结了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治国理政的智慧。

在王安石取得变法胜利的那十年中,司马光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被朝廷贬斥,闲居洛阳,这在客观上为他静下心来完成《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实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私人感情是非常融洽的,但是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这不能不说这是政治斗争的悲哀所在。蛰居洛阳的岁月尽管寂寞冷清,但司马光反而感到庆幸,他因此获得了心无旁骛的至纯心境,带着他的写作班子从容不迫地构建起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生态,一种以修史为目的、以政见纷争为前导的文化现象就此形成。司马光修书的取材标准是“专取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其实这就是体现了书名中的一个“鉴”字,可视为编书的落脚点。《通鉴》同时具备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成书近千年,一直为众多的文人士子诵习不衰。宋代以后,历朝文人对《通鉴》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元代为该书作注的胡三省甚至认为,《通鉴》不仅仅是皇帝的必读书,而且是朝中大臣乃至普通读书人的必读书。

与“二十四史”这样的纪传体通史相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就是改变了以单个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模式,让人们的读史习惯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司马光和他的写作班子

用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在开阔绵长的纪年线索中塑造“大历史神韵”。《资治通鉴》显然不是单纯地记述史实,穿插其中的是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尤其是“臣光曰”引出的那些熠熠闪光的真知灼见。在对历代重大治国策略提出自己独特见解的过程中,强调道德修养、廉政节俭、轻徭薄赋、用人唯才等一系列永远都不会过时的硬道理。

司马光可能始料不及,《资治通鉴》以近乎完美的范本形态,在他身后近千年的时间里成为许多“通鉴粉丝”争相仿效的标准体例。我的书架上所谓“通鉴家族”专区,除《资治通鉴》外最显眼的就是那套超大部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了。司马光之后的“通鉴粉丝”们打造出好几种《通鉴》的衍生作品,首先就是南宋史学家李焘创作的这部《长编》。李焘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屉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长编》记北宋一朝史事,资料特别丰富,但作为《通鉴》的续书,显得篇幅过于冗

长,也不如司马光《通鉴》的格局大。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终于有了第一部比较精炼的《续资治通鉴》,所记时间跨度是两宋至元代。这是科举状元出身的毕沅组织一些史学名家,如钱大昕、章学诚、洪亮吉等,花二十多年时间撰写而成,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资治通鉴》堪称史学富矿,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读来感到佶屈聱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比较轻松地读懂《通鉴》呢?南宋史学家袁枢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撰写的《通鉴纪事本末》把司马光书中原本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史事重新分类编排,罗列成相对独立的条目,分别拟出小标题,让那些繁杂复杂的历史事件变身为一个个完整而又相互关联的故事,这样就让读者很方便地对书中事件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

要想全面把握编年史,清代夏燮编著的《明通鉴》和当代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也不可不读。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是“通鉴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这本书是针对《通鉴》中的许多重要史实所作的读书笔记,其中许多思想见地高人一筹。此外,当代作家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更是以嬉笑怒骂、幽默风趣的辛辣语言,让众多的读者忍俊不禁、回味无穷。

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

推荐好书



《病毒来袭》

[美]内森·沃尔夫 浙江人民出版社
面对病毒,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恐慌。一位病毒学家用平直的语言向读者讲述病毒和其他微生物与流行病的前世今生。其中既有警告,也让人看到了战胜病魔的希望。



《战疫纪事》

池莉等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多位名家用40篇散文真实记录了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现场,歌颂了中国人不屈、无畏、团结、奉献的英雄精神。



《牵风记》

徐怀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描写战争,深情讴歌山川大地上生命的高贵、勇毅、纯真与飞扬。



《细雨下 点碎落花声》

宗白华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美从何处寻?细雨下,点碎落花声。美学大师宗白华送给当代人一件礼物。它引领你,将美纳入生活的日常,树立一种审美的态度,形成一种艺术的人格,让你找到心中更理想的自己。



《给孩子的哲理》

周国平 中信出版社
当孩子开始用双眼审视世界时,一连串哲学性的追问也开始形成。周国平带着孩子拜访西方两千年来那些智慧的头脑,倾听他们对人生问题的讨论,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奔跑的岱二牛》

黄蓓佳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奔跑是生命最美的姿态。一位富有喜感的当代乡村儿童——岱二牛,用他那微小但执拗的理想主义之光,去坚持梦想与正义,带我们去欣赏新农村的风俗图画,感受乡村的亲切与温暖。

百年汪曾祺

□陆小鹿

疑,

汪老是个美食家,他笔下的美食品种多,辐射广,仿佛将此生吃过的所有菜肴,都事无巨细,记载了下来。最有看头的是他将个人的生活经验融于文中,读来生动有趣,引发共鸣。我去昆明旅游时,就将他的《昆明的吃食》《菌小谱》《昆明菜》当作了美食指南。去北京时,亦跟着他的文,品尝了北京豆汁儿和北京烤肉。早年,汪曾祺在昆明西南联大就读,联大出了很多文豪,但论吃,我以为无人能出其右。

汪老还是个植物学家,写过不少花草果蔬文。很多文友喜欢引用

他的这一句:“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他们很温暖。”对花朵的款款深情,溢于字里行间。他的草木果蔬蔬里有人物、对话、故事、传说,最关键的,是有他自己。人在其中,文才显真实、丰满、有烟火气和亲和力。

其实,我最初读汪曾祺,并非

他的散文,而是他的短篇小说《受戒》。他的恩师沈从文曾说塑造小说形象,要“贴着人物写”,汪曾祺用其作品证明了他牢记住恩师的教诲。小说《黄油烙饼》中,他就站在萧胜孩子的视角来对话,比如萧胜对蘑菇圈的感受是“它不停地长

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对小说的独特见解。

我眼里的汪老,可以说是一个杂家,他兴趣广泛,玩得很杂。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据他身边朋友说,他写文章的兴趣还不及写字与画画。他儿时去文游台玩,就用薄纸蒙在《秦邮帖》上刻上,用铅笔把字帖拓下带回临摹。他画画,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写文章,他觉得画画更能直抒胸怀,让人快乐。和他的散文素材相类似,他的画中常出现的也是植物、动物和果

蔬,画中的小诗题跋更是神来之笔,令人会心一笑。比如他画过一幅《紫薇花》,题跋为:“紫薇花对紫薇郎。此画殊无章法,紫薇本无章法。”一幅《冬日菊花》,题跋为:“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窗。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文人画的妙趣须眉毕现。

汪老的书信和剧本,我目前还没有拜读过,准备下单一本《明儿到北京城的垃圾堆上观看放风筝去》(汪老的书信·剧本·杂缀集),书名读来就饶有意趣,这是汪老最受人欢迎之处。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活在自己的性情当中,浪漫有诗意,潇洒有情致,过着一份“审美化”了的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驰骋。他说:“生活,是好玩的”。确实,人活着,就得有一份兴致。汪老是睿智可爱的。

陈老先生的“太守之乐”

——读陈有清新作《鱼趣》

□一丁

在一个争论,而这个争论却是由鱼引发的,它被称为“濠梁之辩”,记载于《庄子·秋水》篇中。讲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名思想家庄子和惠子的一次辩论。这次辩论以河中的鱼是否快乐以及双方怎么知道鱼是否快乐为主题。今天看来,这次争辩似乎是一笔糊涂账,到底鱼的快乐能否为我们所知呢?也许我们只好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来解释了。

但是后来当我读了陈有清老先生的《鱼趣》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答案:何必非要追问鱼之乐呢?其实所谓的鱼之乐不过是人之乐的体现罢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

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些说的都是人的情绪、人的心情对于环境变化的反映。我心乐则有鱼之乐,我心悲则有鱼之悲,因为我有趣则有所谓“鱼趣”。

因此,在“濠梁之辩”的故事里,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庄子和惠施找到一条和解的道路或者一个新的答案,那就是从“我”出发,以“我”之心情、“我”之眼光、“我”之趣味来观鱼,因为必将别有一番滋味。

陈老先生的《鱼趣》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进行开拓的结果,虽然这并非他有意为之,然而却让我们从种种鱼之趣中体验到了作者的趣味所在。《鱼趣》讲述了大千世界里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鱼。作为一

个物种,那些鱼类尽显物种之独特,有用尾巴捕捉食物的鱼,有掉进水里会淹死的鱼,有会飞的鱼……真是千奇百怪,令人大开眼界。

《鱼趣》这本书让我们见识了

“品类之盛”。王羲之《兰亭集序》中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鱼趣》为我们呈现的就是“品类之盛”,这里的“类”当然特指的是鱼类,谁能想得到单单一个鱼类就有如此奇怪的景象呢?

然而除此之外,《鱼趣》还有另外一种图景,那就是在“品类之盛”的基础上存在的“品类之趣”。如果说“品类之盛”是物种存在状态

的事实反映,那么“品类之趣”则是物种之丰盛所带给我们的感觉体验,这种感觉体验被陈老先生概括为“趣”。趣也者,兴味也,乐趣也,志趣也。有趣者,兴味使然而心有所乐也。所以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陈老先生的《鱼趣》正是他的“太守之乐”,如果不是心有所乐,则哪有鱼之有趣呢?

因此,设想庄子、惠施二人如果能够复生而读此《鱼趣》一书,则其当年“濠梁之辩”或许将是另外一番场景的吧?也许二人可以因此而把酒言欢、契阔谈宴、相逢一笑也未可知。

最后,感谢陈老先生为我们呈现的“品类之盛”,祝愿陈老先生在“品类之趣”中推出更多有趣味的作品。

吴藻:十年心事十年灯

——话说历代才女之五

□张芳

小才女——我们读她填的这首《如梦令》,就可以领略其小荷初露的才情:“燕子未随春去,飞到绣帘深处。软语话多时,莫是要和依住?延伫,延伫,含笑回他:不许。”

有这么一位美而慧的女儿,当爹妈的原该老怀大慰才是,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吴藻到了十七岁嫁出家的年纪,这宝贝女儿就成了爹妈的一块心病。

为什么?主要是丈夫虽在生活上对她极尽关怀之能事,但却无法同她在精神上进行深层次的交流……这也难怪,他是个丝绸商,并没读过几年书,平时最关心的应该还是进货、销货、利润之类的话题;她虽是个商人的女儿,对买进卖出的事却没什么热情,她其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只有在谈起自己激赏的作家和作品时,那对美丽的杏仁眼才会焕发出格外动人的光华……在这样一种无处诉说的烦闷心境之中,她填了一首名叫《祝英台近》的词,词写得豪俊敏妙,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最无那,纵然是意怜卿,卿不理解我,怎又书窗依依伴行坐?算来驱去应难,避时尚易,索掩却,绣帷推卧。”

她丈夫是个厚道人,知道自己无法同新婚妻子聊诗词歌赋,遂劝她去昔日谈得来的女性同窗那里走走。

吴藻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梳洗一番,开始去她那些工诗善

画的女伴家中走动……起初她只同闺秀们诗词唱和,然而吴女士的作品太出众了,当一些闺秀颇有文名的父兄、丈夫们读到吴作的时候,忍不住拍案叫好,后来有几位才子便盛邀吴藻参加他们的文酒诗会……吴藻答应了。这回吴藻的动静闹大了。

自此吴女士常和男性文士们一起饮酒赋诗、泛舟放歌乃至策马郊游,有时她还女扮男装,把自己打扮成清俊书生模样,跑去酒楼和年轻才子们滔滔不绝古论今——要我说,吴女士此举有些过了,她一个富商家的少奶奶,偶尔参加一次女伴丈夫招集的文人雅集也就罢了,但像现在这样隔三岔五同才子们上酒楼谈理想谈人生,恐怕别人会说闲话的——令人惊异的是黄先生的态度,早有亲朋飞跑过来向他报告这位少奶奶的离经叛道之举,同时让他管束自家媳妇的不轨行为,可黄先生却只是笑笑说:“藻妹有分寸的。”

总的说来,吴藻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惬意的,可这是她32岁之前的事,在她32岁那年,命运突然

对她的丈夫说:“你必须去服侍你的公婆,否则我就要和你离婚。”黄先生不得不听从公婆的安排,去服侍公婆,吴藻不得不跟随着公婆去了。黄先生的公婆对吴藻非常不好,经常打骂她,吴藻不堪忍受,于是就离家出走,去了上海。黄先生非常生气,于是就和吴藻离婚了。吴藻离家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就杳无音讯了。

及防,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本来,丈夫在世的时候,吴女士并未想过他的爱有多可贵,可当身边再没有他宽阔肩头可依靠的时候,她忽然清晰地意识到了他的好:这些年来是谁照顾她的饮食起居?是谁在她深夜苦吟时送来宵夜?又是谁为她抵挡不绝于耳的流言蜚语?……只他一人而已……赌书消得泼茶香固然是一种爱,将她的日常生活打理得妥当周全又何尝不是爱?

让吴女士感到难受的是,结婚10年自己并未对丈夫付出同等的感情。身形影只的吴女士回首前尘往事,百感交集,第一次为丈夫写下了一首词《南乡子》:“门外水粼粼,春色三分已二分;旧雨不来同听雨,黄昏,剪烛西窗少个人……”

丈夫离去后吴藻的性情大变,她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参加文人雅集,换上书生长衫与才子同上酒楼已成为陈年旧事……也许是怕睹物思人,后来她带着几个丫头仆妇移居到了人迹罕至的郊区南湖,守着大片梅林过起了离群索居的日子。我高三那年读到的《浣溪沙》就是她隐居南湖时写下的。

“欲哭不成翻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误人枉自说聪明。”如果岁月可以回头,32岁之前的吴藻最渴望做什么?我想她应该希望既做“最才的女”,也做“最贤的妻”吧(钱